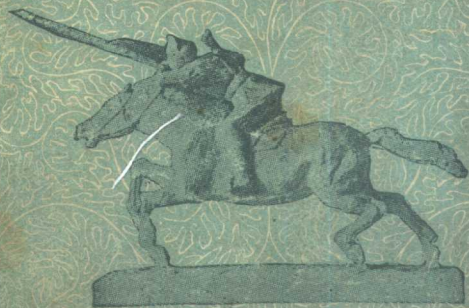


團指揮員

謝雪疇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團
員

謝
雪
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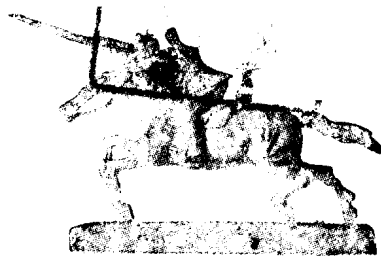
822

822
0416

團指揮員

謝雪疇 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描述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在解放戰爭最艱苦的歲月裏，進行英勇戰鬥、爭取勝利的中篇小說。

書中着重刻劃了人民解放軍一個中級指揮員——團長崔克堅的英雄形象：熱愛人民、熱愛戰士、熱愛勝利而忘我戰鬥的崇高品質；民主的、羣衆路綫的指揮作風；堅決機智、靈活的指揮藝術。真實地描述了指揮員在戰爭生活中的思想、情感……。同時，也描述了戰士們英勇果敢、積極主動的創造精神，和官兵、上下之間忠誠團結的血肉深情。

書號 629 文學 60

團 指 揮 員

著 者 謝 雪 暉

編 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

青年·開明聯合編輯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大街老君堂口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3.6/16 字數 63,000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 4.00 元

印數 1—4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30號

師長站在大門口，把手伸給團長崔克堅：

「克堅同志，務必抓緊時間，早一分鐘動手都是好的。」

「首長放心，我連夜就幹。」崔克堅跟師長握了握手，敬了個禮，轉過身來就奔村外趕去。

在村頭上，崔克堅找到了騎兵通訊員小郭。

小郭手裏牽着兩匹馬，背南朝北，正對着一片耀眼的雪野發楞。

崔克堅從小郭手裏接過馬來，一縱身跨上馬鞍，抖了抖韁繩，就順着大路向北走去。

天快黑了。北風呼呼叫，捲起雪花，漫天飛舞。馬大聲地噴着鼻子，不停地搖動頸脖，想把那不斷撲到牠長鬚上的雪花抖落。馬蹄踩着雪，雪發出清脆的碎裂聲。

他們轉過兩個村莊，蹣過一條冰凍了的小沙河，一片開闊地橫陳在面前了。開闊地盡

頭，露出了半個小城的輪廓來。

小城被蒼茫的暮色弄得模糊不清，只有那古廟和高樓的屋頂，還能影影糊糊地辨認得出來。整天激響着的槍砲聲，此刻已轉成稀稀落落、斷斷續續的了；竟日瀰漫在城南關的大火，也已碎裂成朵朵紅光，在寒冷的晚風中閃滅不定。

這情景，在崔克堅的心中所引起的，不是戰鬥已經結束時的輕鬆愉快之感，而是一陣和興奮混雜在一起的緊張的心情。——團的下一步的戰鬥行動，一場艱苦的、決定性的激戰，正在前面等待着他。

勝利，當你從遠處看時，它顯得如此確定不移，簡單明瞭；但一當逼近它時，却又似乎恍惚迷離，不可捉摸了。

他手裏的韁繩，在不知不覺中舉了起來，向馬身上頻頻抽打。馬鼓起全身氣力在雪地上奔跑起來，雪被踢得四散飛濺。

他的心，比馬蹄翻騰得更頻促。

「團長，那不是大路！」小郭從後面縱馬趕上來，大聲報告。

崔克堅把馬勒住，朝雪地裏估量了一番。茫茫白雪把大地掩蓋得嚴嚴實實的，哪兒是大路，哪兒是野地，無法辨認清楚。

小郭輕策着坐馬，趕到他前面，很自信地給他領路。

「這地方你很熟？」崔克堅問。

「差不多，閉着眼睛走，也摸不錯。」小郭從馬背上側過半個身來，手指着正東：「那不是大公路！你看，從東往西，從南往北，十字交叉。」

崔克堅在地圖上認得透熟了的公路，現在，到實地上却辨認不出了。

「你家住在這裏？」

「不，俺家住在東鄉，離這兒還有二十多里地呢。」

「在這裏待過？」

「對啦。」

「幹啥來？」

「民兵集訓唄。這片地方，我們天天都來打野外。」

「……………」

「咱們這縣城真不尋哇！抗戰時期就是中心區呢！」小郭在馬上對小城熱情地讚歎。

「你看，我們這回能不能把城拿下來？」崔克堅笑着問。

「還興不拿下來吶？咱的中心區啦。哇！」小郭把手中繮繩猛力往上一提，朝坐馬大聲

叱喝着。那馬正把鼻子伸到雪地上去，想嗅什麼。

「這次解放你的家鄉，你準備怎樣幹呢？」

「好好幹唄！」小郭故意矜持着，用平淡的口氣回答，「家鄉不家鄉有什麼關係，革命嘛。」

崔克堅覺得很好笑。參軍戰士都特別高興在自己家鄉作戰，但却又不肯坦率地承認這一點，唯恐別人說他有「家鄉觀念」。

「誰！站住。」暗地裏猛然飛出了哨兵嚴厲的叫聲。

「我——」小郭迅速地跳下馬來，向團長報告：「到了。」

團指揮所設在城南關的一個大地堡裏。先前，這是敵人的一個據點，昨晚戰鬥中才奪過來的。夜間，團指揮所裏坐滿了人：團參謀長、政治主任、各營營長、政治教導員、還有參謀和政治處的股長們。

警衛員在地堡裏點上蠟燭，在出口處和槍眼上掛起雨布。人們擁擠地坐着，吸着煙捲，空氣中漫滿了煙霧。指揮所裏變得熱氣蒸騰了。

外面，風刮着。雪花撲打在雨布上，雨布發出簌簌的響聲。

崔克堅坐到桌子跟前，參謀長把地圖攤開送到他面前。滿屋子人的眼睛都落到了地圖中

奧。在那裏，小城變成了一個四方形的、一寸見方的黑印了。

在指揮員的心目中，地圖不是一張平淡、寧靜、僅僅標誌着地形地物的白紙。有時候，長江大河，崇山峻嶺，平原沃野……都不能引起他們特別的興趣；有時候，一座荒山，幾間茅屋，一條枯涸的沙河，一塊狹小的起伏地，却可以把他們的全副心神牢牢繫縛起來，把他們絞結在憂慮、困惑、煩躁或者興奮、狂喜之中。

小城是被敵人佔據着的。按軍事術語說它叫「據點」，而按照軍中通常的說法叫做「釘子」。

小城位置在這個地區的中心。從東往西、從南往北的公路，在這裏形成十字交叉。城的東面和北面，是我軍重要的後方——在那深山邃谷裏，掩藏有我軍唯一積蓄的軍火、糧食、醫藥和物資，設有全區僅有的一座粗具規模的軍事醫院。前方部隊正是從這裏經常汲取力量，獲得補充和支持的。而在城的南面和西面呢，是一大片廣闊的、便於我軍縱橫馳騁的戰場。這小城，從戰略觀點上看來，就簡直是一個聯系前後方的樞紐。

三個月前，敵人在一次大規模的攻勢下，衝進了這座小城，把這個樞紐狠狠地扣住了。從敵人佔領這座城後的幾個月來，崔克堅最深刻地體驗到了小城對我軍的重要作用，也最痛切地感到了失去它的苦楚。好幾次，高級司令部費盡心機，在南面和西面尋找、製造了

良好的戰機，部隊從各方面被隱秘地召集起來，集中了，開進了，但從小城方面傳出來敵人出動抄襲我軍後路的情報，却把勝利的作戰計劃輕輕地撕破了。這時他就不能不感到一種極大的難堪和悵惘，正如一個處於苦鬥中的拳師，萬分難得地瞅準了對手的一個破綻，正當鼓起全身氣力，捏緊拳頭，揮動鐵臂，快要把最得意的打擊落到敵人致命處的一瞬間，却發現一隻狠毒的敵手從身後伸了過來，把自己的手肘扼擊住了。至於每當部隊在前綫作戰不利，需要轉移、分散、休整時，對於傷病員的安置，對於糧秣、彈藥、軍火的補充，總是被這小城弄得格外麻煩。在多少次疲勞困頓的黑夜行軍中，他曾經聽到了多少戰士對這小城的怨恨、咒罵。他曾經看到了多少地方工作同志和老鄉們眼睛裏蘊蓄着對小城的憤恨和拔掉它的期待！在這時候，他，作爲一個軍人，心裏就引起陣陣的激動。他能聽得見自己內心深處發出的呼喚：「拔掉它！」他會幾度在夜闌人靜中，坐在蠟燭跟前，對着這張地圖凝神致志！有多少次，他在同志間漫談和獨自遐想時，曾設想過多種多樣的辦法，來攻打這小城。他向羣衆和區、鄉幹部作過許多次有關敵情地形的調查，他反覆研究過上級司令部發來的有關小城的「敵情通報」。就在上星期，團的偵察隊在小城附近捕獲了一個俘虜，他竟把整整一晝夜的時光消磨在與這個俘虜的談話上面。對於小城，不論是城外的地形地物，不論是城內的大街小巷，也不論是敵軍防禦工事和火力配置的情形，或者敵人軍官和士兵的數量、質

量……他都像了解自己掌上的指紋一樣熟稔。

今晚，他終於坐在自己的指揮所裏，正式下達起攻城的命令來了。一個人，當自己的長期尋求、焦渴期待過來的願望，終於獲得了實現的機會時，那種難以形容的欣幸之感，該怎樣地在他的內心中洋溢呢！但是，在這幸運的時刻，他却沒有工夫去思考該說些什麼來表達自己心情，來鼓起同志間的共鳴。他竟用了平淡的甚至是艱澀的聲調，開始宣佈了他的命令：

「大家早也望，晚也望，望着拔這個釘子，現在，總算望到了！」他朝大家掃了一下。『但是，臨到我們面前的，是一件最大的困難。』

指揮所裏一片沉靜。沒有咳嗽，沒有低語，沒有輕微的手腳移動聲。有的只是凝視的眼睛，向前微聳的肩膀，和那在桌上旺盛地燃燒着的蠟燭的火苗。

「第一，敵人有堅固的工事，有充足的彈藥，有死守的決心，我們來攻城，却缺少大砲，缺少砲彈。第二，敵人是善守備的部隊，我們沒有攻城的經驗。」崔團長站起來，把衣襟撫摩了一下，又坐下來繼續說：「師首長今天指示：兵團首長的決心是一定要攻城攻下來。一來全國的反攻已經開始了，我們明年也要大幹的，必須早些把這個絆腳石搬開。二來，蔣介石現在把在山東的機動兵力統統調到中原戰場，對付劉鄩、陳粟、陳謝三路大軍去了，

他這次抽兵的計劃又受了我們的阻難，弄得手忙腳亂，以致使這個小城變成了一座孤城。但是，兵團首長指出，這個孤城的情況，只會是暫時的。敵人決不會放棄它，相反，他現在正在重新調整部署。敵人會放棄一些次要地方來加強這個地方的守備的。我們現在就是要揪住敵人這個空子，把它拔掉。」他的聲音裏，沒有激動，沒有興奮，也沒有抑鬱，有的只是沉靜、清晰和確定。

「至於攻城的手段呢？」他從軍裝口袋裏掏出了紅藍鉛筆，在標誌着小城四關的部位上，從容地劃上了幾道橋一樣的紅綫：「決定採取坑道作業，我團從南門，×團從東門，×團從西門……一齊挖。」

他放下手中的紅藍鉛筆，打開鋁質煙盒，取出一支「雄雞牌」香煙，放在地圖上，用兩個指頭，輕輕地把煙捲揉弄一遍，然後，送到鼻尖上嗅了嗅，又把洒落在地圖上的煙絲用手拂掉。這才就着蠟燭的火苗把香煙吸燃。這一系列動作進行得那樣遲緩、細緻，使人感到他似乎除了關心吸煙一事而外，心上不復有別的事情了。而當他深深地吸着香煙，嘴裏發出嚙嚙不絕的響聲的時候，他簡直就像完全陷進靜默和憩息的深淵中去了。只有他那眼睛，落在地圖上那用鉛筆劃出的橋一樣的紅綫上，從不移開。在座人員，從他這沉靜的、固執的、緊盯着的眼光中，確信他並沒有休息，並沒有關閉他那開動着的頭腦的機器，相反，正是現在，

他是真正集中着自己全部的軍事經驗和智慧，在向全盤戰鬥任務最深處觀察。

指揮所裏是寂靜的，緊張的。

當他從深思中恢復過來後，他就從坐位上站起身來，拉起輕快的步伐，繞着桌子兜了半個圈子，然後對大家說：

「困難中的困難，就在如何突破敵人的城垣陣地。辦法中的主要辦法，就在如何最快地完成坑道作業。大家看吧，怎樣才能搞好坑道作業？」

「多少時間完成？」參謀長問。

「四天四晚，連今晚在內。」

「好急！」參謀長扳倒手指算起時間來，「今晚佈置、分配任務、看地形。明天，組織人員、動員器材——一天。明晚——動工，——實際上是三天三晚。」

「怕不能按期完成！」一營長的眉毛皺了一下，三營長也同意地咂了咂嘴。

「這時間，是兵團首長根據整個戰役時間精確計算出來的，只能提前，不能推後。根據敵人援兵路程計算，來得快的話，四天左右就可趕到我們預定阻擊的地帶了。我們要爭取在敵人援兵到達城郊以前，就把戰鬥解決。」

「好吧，那就把任務確定吧。」參謀長說。

作戰參謀湊近蠟燭，打開陣中日記，擰開水筆套，等待記錄。

一營營長和教導員互相望了一眼，一同站起來。

「給我們一營！」一營長大聲報告。

「三營已担负了突擊任務，應該讓他們抓緊時間搞敵前突擊練兵。二營『掃關』任務很重，又有傷亡……」一營政治教導員申述他們請求任務的理由。

崔克堅朝他們點了點頭，示意坐下。對於他們請求的任務，却没有作肯定的答覆。

「用一個連的兵力，大約就夠了！」參謀長確實想了一下工程需要的人數。

「是呀，執行這個任務，人不在多，在精。」政治主任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崔克堅沉默着，睜縫起眼睛，使勁地吸着香煙。

他的心上有許多犯難的地方：二營掃關已經傷亡大了，並且還要担负掩護坑道作業的任務，確實再不能抽出兵力來挖坑道了。三營呢，主攻營，是不能担负作業任務的。自然，挖坑道的任務應該交給團預備隊——一營，可是，預備隊是應該留到戰鬥最後關頭才使用的。

現在，一上來就東拉西扯，往後，在戰鬥最吃緊的關頭，又怎麼辦呢？並且，一個連隊，是否就能完成得了這個任務呢？他，一個團的指揮員，對於全團兵力的使用，每一步都得精打細算的。

「這是最重要又最困難的任務，應該交給那些最優秀的幹部戰士來執行。」政治主任說話，總愛帶點分析的口吻。

崔克堅注意地傾聽着主任的意見。他特別喜愛這種清晰、有條理的意見。在這種清晰的思想中間，是容易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

「依你的意見呢？」參謀長問主任。

「在全團範圍內動員，組織坑道隊。」主任慢慢地說出了自己的主張。

「這樣好！」

「比一個連強！」

政治教導員們一致贊成。

「那怎行呢？臨時組成的隊伍，不是完整的建制部隊，指揮上多不方便。」一營長不贊同組織坑道隊的辦法。

「再說，也不合戰術原則，隨便分割建制部隊都不好，況且還是七拼八湊的隊伍。」一營長見大家不作聲，就再把自己的主張強調一下。

兩個不同的意見，兩種不同的辦法。究竟選擇哪一個？

大家不吱聲。空氣顯得沉悶起來。

參謀長的眼睛盯在團長的臉上，希望他馬上把問題決定下來。這原不是開討論會的地方，這裏需要的是指揮員的決斷。

當崔克堅把自己的神智從權衡利害得失的層層雲霧中穿透出來，要最後下定決心時，他突然感到自身失去了一種什麼東西。他心上有一種痛楚的閃電掠過。

失去了什麼呢？當心上的閃電消逝後，他就明白了：是因為失去了政治委員。

團政治委員在前一次戰役中負重傷下去了。團裏現在沒有政治委員。

在長期的戰鬥生活中，他遵循着黨所指示的領導原則，總使自己和團的政治委員緊緊聯結在一起。起先是一種工作上固有的關係，後來就成了精神上的一種支持力量和生活上一種不可缺少的要素了。每當自己以團長的身分下達戰鬥命令之前，必得徵求政治委員的同意，早已變成他的一種習慣了。此刻，當他照例要最後下定決心，宣佈命令的時候，他仍如往日一樣，感到要與團政治委員商量一下。但當他這樣來做時，於是發覺了長期生活在一起，形影不離，同生共死的親密戰友，不在一起了！現在，決定問題的全副重担，完全落到自己的肩膀上了。

「不，應該成立坑道隊。」他肯定地採用了主任的意見，「這樣，全團任何單位的戰鬥力都沒有減弱，但却比一個連隊強；一營又完完整整的保持住了。至於指揮上的問題，只用好

好動員組織一下就行的，我們的部隊在這些方面是很好辦的。」他把「很好辦」三個字，講得特別響，隨後，站起身來，宣佈說：

「成立一百五十人的坑道隊，由全團各單位動員，自動報名，支部保送。」

「要個頂個的。」參謀長插了一句。

「各單位如果有當過礦工的，就一定要送來。」團長繼續說，「明天上午十點鐘，到劉戈莊集合。動員、編組、以及幹部調配的問題，請主任負責。」

二營營長朱志中，蹙着眉頭，坐在一邊，一聲不響。

「二營不要抽人了！從團部砲兵連、通訊連，多抽幾個就行了。」團長的眼光在二營長臉上掃了一下，又補了一句，「你那裏的事，以後再專門談。」

二營長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把頭歪到一邊去。

指揮所裏響起了唧唧喳喳的低語聲，咳嗽聲。

「民運股長，馬上出發，找鄉政府去。」主任招呼坐在一邊的民運股長。

「器材也都集中到劉戈莊嗎？」民運股長一面穿着棉大衣，準備動身，一面向參謀長請

示。

「對啦！」參謀長回答。

「三營要認真進行訓練，要完全切合實戰情況，突擊動作越熟練越好。走羣衆路線，發揮班、排長和戰士們的研究精神。」崔克堅對三營長囑咐。

「是，只要突破口一選定，我們就組織幹部戰士去看地形。」三營長很興奮。三營担负了主攻任務，這真是對準了他的心眼。

「一營也要準備突破，還要準備巷戰。」

「明白。」一營長立正回答。

「大家都要注意：這次攻城，在我們還是第一次，每個指揮員都要多用腦筋，多跟下層幹部戰士研究問題，走羣衆路線。師長指示我們，這次交給我們的有兩個任務：一個是要把城拿下來，另一個是學習任務。兵團首長指示，現在戰局已經到了反攻時期，明年我們在山東也要大舉反攻的，那時候，攻城就要變成頭等重要的問題。……」他掀起棉衣袖子，看了看錶，驚愕地發了一聲「噢！」望了望主任和參謀長，一看他們都不準備講話，就說：「完了！」幹部們匆匆散去。

二營營長留了下來。待到指揮所裏只剩下三位團首長時，他才走到團長跟前：

「我們的任務，……部隊很疲勞，並且，傷亡不小了！……」

「是的，部隊很疲勞，已經三天三晚沒有睡覺了。飯也吃不好，傷亡也確不小。」崔克